

~鬧鐘~

早餐桌上，一口子人圍了過來。時間落在 0710，順序是「老大」、「老爸」、「老二」、「老媽」。「老大」0650 起床，「老二」0655，「老媽」0700，「老爸」無時無刻。那代碼為「老人」的「老爸」在這家裡，永遠是人體「鬧鐘」。

難得假日裡，排了活動，「老大」說：「明天有桌球比賽，0630 要起床，『老爸』，您要叫我哦！」隔些週，「老二」說：「我記得這一週有小螞蟥活動，好期待哦，爸爸您要叫我哦！」「媽媽」接著說：「6 點多就要出發了，0730 要到新店捷運站，不可以遲到，不然就搭不到車了！」一個下班的晚上，「老媽」喊著：「我明天一大早，有活動要趕在 0700 前出門，家裡就交給你啦！」「哦，對對對，最重要的是 0630 先叫我起床，記得啊！」在他們眼中，有個人就永遠等在那。彷彿鬧鐘，只要撥到時間點，按下「鬧鈴」聲，「ON」。時間到，就會「鈴鈴……」。

鬧鐘，為何需要她呢？就讓一切隨之自然，不是很好。記得有段俚語，這麼寫著「錢多事少離家近，睡覺睡到自然醒，位高權重責任輕……，醒來只有酒一瓶，藉酒澆愁撫心情，沒有付出沒報應，振作出門找事情，又找錢多離家近。」既如此，跟著混，不是很好嗎！殊不知這俚語的抬頭既名之為「白日夢」／「上班夢」，這種夢可遇不可求，不用怨天尤人。天下沒有白掉的禮物，掉了也不一定是公子哥／小妹你的，別再做夢了。鈴鈴鬧鐘響聲，天邊陽伯伯升起，白日不再做夢，鈴鈴電話響聲，劃過 office 的一隅。ㄟ~上班的朋友們別再做夢。

鈴鈴手機響起：「老師，我是 CW，我們待會兒就過來 meeting。」「OK, see you!」回答著的同時，也悄然啟動「鬧鐘」裝置，定義「待會兒」=10 分鐘。10 分鐘到了，響了一下，惦記在心裡；再隔 10 分鐘，響一下，徘徊在猜想裡；又過了 10 分鐘，響一下，阻塞在氣的循環裡。咦，「鬧鐘」間歇性地響了三次，怎麼還不來。不知覺，有些煙硝味在 office 迷漫著。叩叩，我們來了，三隻「小豬」說著：「不好意思，因為如此如此，又這般這般……。」「老人」壓低音調，問著：「待會就來，待會的定義是什麼？」這群「小豬」知道「老人」的脾氣，頓時，啞然無聲。冷冷的空氣在 office 裡飄著，直到咖啡壺「咔」的一聲，咖啡杯壺的空壓下，燈蓋熄了酒精燈的熱力。那精釀咖啡，咕嚕地回沖到咖啡杯裡，才稍稍回暖了冷凝的空氣。看著這三隻小豬的表情，「老人」覺得好笑。卻依然低調地提 Time is money. Time is efficiency. 「TIME」 is Target,

Instruction, Management, Execution. No time no money. No time no efficiency. No time no tomorrow。響了三次的鬧鐘，已失去該有的準度，既不準了，何來可信度！

鬧鐘，為啥需要她呢，該是她帶來了希望—鈴～，換你啦，該上場；鬧鐘，為啥需要她呢，該是她驚醒戀眷的溫存—鈴～，起床／工作別再混啦；鬧鐘為何需要她呢，間歇的節奏裡，逐漸塑造生命／生活的與眾不同，在「Time」的領悟裡；「鬧鐘」為啥需要她／他呢，因為有著無時無刻的存在價值，有著「老人」存在的生命共同體！

~秋風/王旭正~